

朝花夕拾

想起《我们太太的客厅》

陈威



古时候友人们交流，大多通过书信的方式。但由于交通不便，邮路不畅，心中一时的想法和思念，要随着一封信走很多时日才能抵达，真的很耽误事。

现代社会自从有了电话，人们的交流就方便快捷多了，拨通一个号码，立马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一开始，我认为电话的用途就是将重要的话或事情告知对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席慕蓉的作品陆续在内地出版发行，还和先生刘海北出版了《同心集》，我才知道了当时在内地尚未流行的一个词“煲电话粥”。刘先生在文中披露，太太经常和居住在岛内他乡的女友“煲电话粥”，彼此都很照顾对方，每次太太打过去一个小时，那边就挂断，然后给太太打过来，再聊上一个小时。当时读到这一段，我忍不住微笑起来，又看不见人，不知道她的面部表情，怎么会有那么多话要对着空气讲，万一人家不喜欢你说的内容呢？我给别人打电话，总是把事情说完就挂掉了。

有一个好友是话痨，电话能打特别长时间，用他丈夫的话讲，前三句是正事，后面就水漫金山，说哪是哪了。一旦她给我打电话说事，感觉要漫无边际了，我就截住她的话头，半开玩笑地说，要不要我现在坐车过去，面对面听你说话。其实那次真的去了她家，她也没有多少话要和你说，而是去做家务事，你还得找话题和她说。多年来经常会在电话里打断她，她已经习惯了，也不和我计较，但最近一次似乎伤到她。当时我正在吃午饭，她手机打过来说一件小事，然后还没有挂机的意思，我

就知道啦，正在吃饭，你也快做饭吃饭吧。她那边突然就变了声音说，我现在就尽量不打搅你们，你们都是有伴儿的人，我只能和寡妇说话……任凭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唉，很懊恼，如果我有席慕蓉和女友“煲电话粥”的道行就好了。

尽管现在微信盛行，私以为还是面对面说话最为可心可意。突然就想起冰心，想起她的那篇著名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写的是北平一座独立小院中的客厅，这个客厅被仆人炫耀为“我们太太的客厅”，是“我们太太”举行沙龙聚会的场所。作品中的时间是春天，一个北平的下午，充满温煦与光明。在对“我们太太的客厅”作了一番描述之后，先是太太上场，太太的佣人和女儿也先后进入场景，之后艺术家、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哲学教授、诗人、外国的交际花、医生一一登场并表演，“我们太太”理所当然是导演与领衔主演。

冰心的写作笔法温婉，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们太太”的讥讽。暂且不论这个客厅，像萧乾说的“写的是林徽因”，还是像冰心说的“其实是陆小曼”，只说在客厅的人，有的读叔本华的《妇女论》译本，有的谈绘画，有的抨击市政，诗人则拿出一卷新写的诗来读，便可知这样的会面充满了生命气息，一切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嬉笑怒骂皆在眼前，没有镜中月水中花，彼此不会产生什么误解和隔膜。回顾了一番“我们太太”客厅里的场景，忍不住暗暗感叹：人与人之间，真能如此这般是最好的。

太原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辛庄开化寺 辛庄开化寺，又名开花寺，位于阳曲县高村乡辛庄村。始创年代无考，据寺内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建开化寺碑记》记载，开化寺，原在辛庄村西南，因地势低洼，常遭水患，于金皇统年间（1141~1149）修建至村东北。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辛庄开化寺现存主体结构为明、清时期建筑，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布局，中轴线有过殿、正殿，两侧有东西配殿。进山门有天王殿，殿四周均设有斗拱，俗称转角殿，为明正德年间（1506~1521）所建。天王殿后是开化寺大雄宝殿，原物原貌，保存完好，是整个寺庙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文/篆刻 李泽峰



辛庄开化寺

心灵小品

赵盛基

月亮黄，月亮白

那天，上幼儿园的爱孙问我：“爷爷，为什么月亮有的时候黄，有的时候白？”我一愣，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用渴求的目光望着我，似乎在说：爷爷还有不知道的事？

为了不让爱孙失望，我在网上搜索了一番。答案有点复杂，涉及光线投射、大气厚度、空气质量、天气晴朗程度等许多因素，我足足念了三分钟。

念完后，我对爱孙说：“太专业了，你可能听不懂。”谁知他却说：“爷爷，我觉得我听懂了。”我好奇地说：“那你说说看。”他把我刚才念过的几乎都记

住了，边想边说地复述了一遍，而且抓住了重点。

他的回答让我欣喜，也让我惭愧。欣喜他小小年纪就如此好学好问，惭愧我自己的无知。

月亮黄，月亮白，爷爷大半辈子都熟视无睹，如果不是爱孙追问，爷爷恐怕这辈子也不会知道为何。每个孩子都是“十万个为什么”，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世间万物奥妙无穷，一个又一个“为什么”在等着我们去问、去思考、去学习。保持好奇心、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是我从小孩子那里学到的。

雪泥鸿爪

一块城砖的命运

李海清

修复后的太原古县城即将开放，在原址上矗立起了高高的城墙，宏伟壮观。看着那整整齐齐，一行行一块块的城砖，我想起了另一块城砖的命运。

多年前修整院子里的下水道，水道口需要一块大点儿的砖，在一堆旧砖中翻出了一块又长又宽又厚的大城砖。这自然是多年前的古物了，虽历时久远，但仍棱角分明，以手叩击铮铮有声。黑黝黝的砖面似乎还散射着冷冰冰的光泽。见此古物，自然会生发出世事沧桑的感慨。

这块城砖来自古太原县城是确凿无疑的，而古太原县城已有600来年的历史了。小时候经常去县城，远远看到的就是那高高的城墙，及到近前，宽厚巍峨的城墙是须仰视的，还有那一连两个的城门洞，黑咕隆咚，人走进去，就有“嗡嗡”的回音传来，庄严而神秘，总有一种恐惧和压抑感袭上心头。

上世纪50年代的某年，开始拆城墙了，似乎只有一次是有组织的行动，拆下的城砖，在我们村附近建起了人民公社猪场。其余的城砖和根基石条，谁想拆就拆，谁拆下的归谁。我们村离城不远，常见那些汉子们用独轮车、小平车、马车等把石条和城砖拉进村。于是，这古代城墙的专用建筑材料便流落民间。人们用它砌鸡窝、垒猪圈。

那些拆得多的人家，有了更大的用途，盖房子时，先砌上几层城砖，既防潮又结实。当时，人们家的房子大多为土坯房，砌几层城砖是很让人羡慕的。

城砖还做过“体育器材”。集体生产劳动的那些年，业余生活单调枯燥，后生们在生产队地里“磨洋工”，休息时力气无处宣泄，便以摔跤、扳手腕等活动赌输赢。自从有了城砖，业余“体育活动”中也就多了一个项目：比臂力比手劲。每块城砖重12公斤左右，参赛的后生们要用一只手提起城砖来，看能走多远，走得远的便可赢得几支香烟。这自然要比摔跤、扳手腕安全得多，不容易扭伤和摔伤筋骨。

现在我找到的这块城砖，看着它，就有了许多奇怪的想法：600年前，它是在哪里烧制的？制作它的工匠是谁？是用什么工具把它从砖窑运输到筑城工地的？曾被砌在城墙的哪个部位？绵绵多少年，它经历过刀光剑影、尸山血海的战争吗？它上面可曾立过云梯？可曾泼溅上壮士的鲜血……

而今，这块城砖静静地被安置在我小院中的下水道出口处，每逢下雨，雨水便从它身上淙淙流向院外。现在想来，这城砖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也可算是一件重要的文物了，竟然派了这么个小小的用场。这就使人想起了一个故事：南宋诗人林景熙，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冬夜晚，借宿在一个小山村，惊奇地发现房东老太太的窗户纸是用《防秋疏》撕开来糊的。《防秋疏》是负责国防的大臣向皇帝上的奏章，是预防北方的金国，趁秋高马肥之时南下侵袭骚扰的预案，是一份重要的国防文件。诗人见此情景，大发感慨，写了一首七绝诗：“偶伴孤云宿岭东，四山欲雪地炉红。何人一纸防秋疏，却与山窗障北风。”那么重要的国防文件，竟然做了糊窗纸，为山里的老太太挡风保暖了。我安置在下水道的这块城砖的命运，与南宋的这份《防秋疏》何其相似。

图片来源：百度网

纪实

以省中医院为主的“山西方案”包括预防用药（益气除瘟颗粒）、治疗早期方（除湿清肺颗粒）、中期方（解毒护肺颗粒）、重症期方（葶苈泻肺颗粒），恢复期方（补肺健脾颗粒）和核酸久不转阴方（益气祛毒颗粒）便全部出炉，囊括新冠肺炎治疗过程全周期。

师父“老”骥伏枥，徒弟岂甘落后？李廷莹领衔成立了附属医院科研课题专家组，6项新冠肺炎研究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其中《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疗效观察》《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热和无发热对核酸影响的相关性研究》立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攻关课题，《中西医结合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策略和方案研究》立项省科技厅紧急攻关课题。

2月12日下午，省新冠肺炎疫情省级中西医联合会诊视频会议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2月11日24时，全省124例确诊病例中服用中药汤剂及中成药的达122例，使用率98.4%。其中，经过中医药一个疗程（三天）以上治疗的97例，经中西医结合治疗，症状改善的58例，治愈出院的29例，其余患者病情平稳，总体有效率达90%。

2月15日，山西省汾阳医院传来好消息：吕梁市第6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吕梁成为山西首个“清零”的市。闻听喜讯，李双全不禁热泪盈眶，这热泪为患者，也为自己的日夜奔波。

■ 山西教育出版社



《经络山河》节选

李双全师从温病大家郭谦亨和国医大师张学文，从事内科临床及科研教学三十多年，对肝胆胃肠消化系统疾病、感染性疾病、内科疑难杂症具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李双全曾于2003年参加过抗击“非典”的战役，是当时附属医院第一例确诊病例的首诊医师，久经沙场。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河槽人家》节选

我当兵十多年，转业了，回乡了。从北京到山西西南角，一过临汾，满车厢熟悉的乡音，听得你一股一股热泪往上涌，想哭。回到村里，远望连绵的黄土坡，上面坐定一个三角形一样的孤山，老家的形象印在心里许多年，许多年不得亲近，今天又到了眼前，由不得像回到母亲怀

抱一样身上发热。

媳妇儿迎我。乡亲们也是问长问短，有夸我长高了，有说见过我在军报的文章，从小就觉得我有出息。家里巷子里，时常有人围住我，告我这些年变化，问我北京的高楼大厦，华国锋也赶集吗？上街能不能见着邓小平？总归是这里长大，乡土亲人亲。

我没有见到翠翠。在我和一群人热闹地高声回来时，人群里找不到她的影子。一天我在巷子里走路，听到背后咯噔咯噔，那是自行车碰上路面的硬疙瘩，上下颠跳绊出的声音。我感到了一团熟悉的气息急驶过来，肯定是那个熟悉的人。我来不及反应，一辆车子从我的身后骑过来，又掠过去。分明看到了我，那人加快蹬，迅速逃离。我看到了翠翠。翠翠目不旁视，飞快闪过去，我一瞥认出是她，她已经走远，一脸不自然，我只能注视着她的背影。第二天听人说，翠翠埋怨，他都不和我说话。旁边立刻有人抢白，你就那么想和人家说话？翠翠马上羞得满脸通红，啥也不说了。

我转业到地委，回家多少次，也没有和她来往说话。有时候我回去，村里一般大的玩伴也故意打趣，没见你那伙计啊？我知道他说的是翠翠，笑骂几句算了。

也是天算，我还在地委，有一回回家过星期天，正好赶上下雨，连下两天不停。到了星期一，我不好耽误上班，就给父说我要走。

随笔